

「中國的出路，——現代化！」

「時代的洪濤是這樣不斷的洶湧前進，把握不住這個潮頭的，便被第二個巨浪所淹沒。無限地推進的時代是不等待的，也是不留情的。『時代落伍』是怎樣慘痛的悲劇！」

他要求「中大人」要能把握住時代的精神和需要，要為人類增加知識總量。他喊出口號來反對以學術為談資的「古今中外派」。他的文筆很辣，當然不免要得罪許多朋友。爲了想加強他的影響力，他集中精神寫了不少演說人生道理的講稿，輯起來刊做「新人生觀」；確曾激起不少校外青年人的共鳴。

志希校長因爲對民族和文化，有一個很大的抱負。自然免不了遭遇到打擊和阻力。所以他將他的理想，植根在青年身上。談抗戰國力，引與定盦的詩：

「九州生氣恃風雷，  
萬里齊瘡究可哀。  
我願天公重抖擻，  
不拘一格降人才。」

標榜出滿帶北國雄健風格的「誠樸雄偉」、「雍容肅穆」的字句，來誥誡學生。希望同學們做「抗戰建國的先頭部隊」。個個做有抱負，有胸襟，能擔當大事，風度「汪洋若千頃之波」的，「大雄無畏」，「特立獨行」，「泱泱大風」的人物。他鼓勵「中大人」不只要具「有力的思想」，「有力的行爲」，「有力的生命」；並且還要嚴肅的擔負起「知識的責任」。說要擔負起劃

時代的事業，「一定要有『負責的思想』，『負責的言論』，『負責的行動』。本來，一個人要是沒有責任感，他的人格至少要喪失一半。志希先生認爲抱負是由理想而生；理想是人生事業的蓓蕾；學問是滋養這蓓蕾的雨露。講「真正的知」包括着「篤實的行」。說高尚偉大的人格，就是從這不斷的「知」和「行」內建立起來的。他的思想，顯見受顧亭林、顏習齋他們幾位先賢的影響。

### 花開花落是明年！

志希校長因爲想將中央大學變成「民族復興的參謀本部」；同時他又認爲「文化本身是一個大的有機體」。所以他傾注全力，想將中央大學建成立成一個多邊的最大大學。主張不但要發展應用科學；還要打好理論科學的基礎；不單要重視物的組織的科學；還要注意人的組織的科學。學校的課程，一方面主張根據世界各國大學教學經驗厘訂；一方面還須根據本國實際的要求做決定。他因爲時時注意到學術水平的保持，所以這「最大大學」的「最高學府」，給人們以適當尊敬的印象。志希校長的作風，多少受蔡子民、胡適之他們幾位的薰染。雖然他天賦好，自視高；但却也涵容有度，予人以親切感。他畢竟是新一代的人物，所以我不用舊套，寫這樣的追思文，我想志希先生一定不以為忤。在我們的老校長暮年，我應約在史閣統持編修。粗枝大葉的我，行止實在太隨便。志老從不擺出師長的架子來；有時甚至說「我們是老朋友」，這到使我們不安起來。他對後一輩的人，喜歡耳提面命的指正各人的缺點

，但並不太給人難堪。他讀書太多，不免在用字上常含有深意；有時聽來很幽默，有時也寓有啓迪性。比說他某次鼓勵我，批評我「熱情而耿介」。當時我聽了很覺尋常。但是等他去世，偶爾翻到他遺作「七七與中大青年」一文，見他引顧亭林的話，說：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

我不覺駭然汗顏了。他不止希望那一個如此，並且勉勵每一位「中大人」都如此。他說他不願種迎春的桃李，願種能耐風寒的松柏。他在沙坪校本部植過一株松，曾寫七言一絕：

「龍孫手植感凄然，  
待爾參雲我白頭。  
終不羨人種桃李，  
花開花落是明年。」

說明他的企盼。

於今羅先生去了。他對中央大學的影響有多大，我想不妨讓未來治校史的人去衡度吧！健在的校友，大約誰都首肯志希校長，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負，活力充沛的校政主持人。在戰爭的颶海上，這舵手確曾拿這座亞洲文化的旗艦，破浪乘風，駛過波濤洶湧的時代之峽。我們非常欣賞他文化有機體的「多邊大學」的構想。但是歲月如流，畢竟羅家倫校長這一頁翻過了！誰有斗大的膽量，和如虹的豪氣，重跨金鞍，拾起志希先生他們放下的錦繡，擂鼓前進呢？

現在校門又重開了。讓我們兄弟夥携起手來，將這條久經風濤的樓船，在向已故羅志希校長

告別的同時，駛出萬里雲霞的文明大海上去吧！  
註：這經過羅家倫先生在他所寫「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遷校」這篇文章內，談得很詳細。他講：

「自從九一八之後，跟着的就是二二八——上海淞滬之戰，我就認為中日戰爭是一件絕對不可避免的事，等到以後，就是長城的戰役造成了塘沽協定。到了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對於冀察問題提出無理要求；壓迫中央軍第二第四兩師和憲兵第三團退出北平。宋哲元退出察哈爾，在北平設立華北政務委員會。這一連串的事實發生，我更覺得戰鼓敲得愈來愈緊。我曾經爲了商量冀察事變的問題，經重慶飛成都。我這次飛往成都關於對日問題向 蔣委員長有所陳述，一方面表示我自己的見解，另一方面亦是代表中央政治會議裏面一部份朋友們的意見。我和這許多朋友們，並不是不知道國際情勢和國內狀況在當時不宜於發動全面的對日戰爭，但是我們却反對當時親日派和日本軍閥政客胡調式的外交。我們主張要有一個最後的立場和方向，決不能退過這最後防線的一步，可是在沒有退到這防線以前，我們亦應當不惜一種有限的犧牲，免得日本軍閥得寸進尺，而無限度的推進。我常常說，對於這般驕悍的軍人和狡猾的政客，若是我們以嚴正的態度來應付他們，多少還使他們不敢過於放肆。這是中國古書上所謂「臨之以莊則敬」的道理。當在南京汪精衛做中央政治

會議主席唐有壬任秘書長，對日態度非常軟弱。而且唐的行爲完全是一種胡調式的格局。在成都委員長行營裏楊永泰任秘書長，也是一個以親日著名的人。當這兩秘書長都在親日的陣營之中，恐怕有許多其他意見都被他們埋藏起來了。所以政治會議裏這般反日朋友們，要我到成都去一趟，陳說我們共同的意見。因此我在二十四年五月下旬由南京起飛，坐了一架專機，改姓爲熊，自稱爲交通部的熊參議，在武漢換了歐亞航空公司的水上飛機，沿着三峽江面，飛往重慶；耽擱了一天轉機飛成都。和 蔣委員長談了三次，並且每天和陳布雷老是一道吃飯談天，使彼此的意見溝通了不少。我爲了要趕回中央大學來主持畢業典禮，乃由成都坐委員長的專機飛往重慶，在回程的時候，幾乎出了一個危險，飛機師在鳳凰山的機場加油待發；可是那天氣候不好，飛機師不願起飛。在這專機上一共有四個人，一個是張發奎（這是他在廣州叛變以後第一次和 蔣先生見面），還有董顯光，端納，和我，張發奎要我慫恿這個飛機師起飛。（飛機師是德國人名叫 J. H. S.）他居然聽了我的話。不斷飛到重慶上空，雲霧迷漫，找不到降落地點；在空中盤旋大約有二小時。張發奎要我勸飛回成都。我說我再也不幹了。因爲在這個時候我們祇有聽飛機師單獨的判斷，不能擾亂他的觀察和決定。到最後找到一個雲洞，飛機俯衝下來，找到了一個兩江合流的地方。最

初以爲是重慶，那知道並非重慶而是合江；於是再沿江低飛到達重慶，下機之後 J. H. S. 同我們拉拉手說：「幸運，幸運，祇有十分鐘的油了。」我們更不能忘記那時候的飛機沒有無線電的設備。雖然這還是委員長的專機，因爲氣候不好，我們在重慶耽擱了二天半；我就利用這段時間在重慶觀察地點。因爲我從漢口飛重慶的時候，觀察過了宜昌以後山地的形勢，便感覺到若是中日戰事發生，重慶是一個可守的地點。回程到了重慶，我便存了一個心，爲中央大學留意一塊可以建設校址的地方。我亦了解在中日戰爭的過程中空襲是一個重要的戰略。重慶山勢起伏，層岩疊嶂，易於防空，覺得這是一個戰時設校的理想地點。像沙坪壩，老鷹岩也是我遊踪所到地方，可以說我這兩天半在重慶的遊覽，賦給我對於重慶的形勢一種親切的認識。不久我就回到南京，我招呼總務處開始定做九百個大木箱，裏面釘最好的洋鐵皮，存在學校工廠的後邊。因爲數量太多，不能不搭幾間臨時的蓬屋貯藏。學校裏的人對於我這個舉動都覺得莫名其妙；最初還有人談論；以後過久了，也就把這件事忘了。」

###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的寂寞最佳禮品，便是爲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貴子女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臺幣壹佰陸拾元，（折合美金訂費肆元）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